



刘起贤

拜年收到一把花生就很高兴

□文/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燕 整理

我今年72岁，是青州市谭坊镇南孙家村人，跟随女儿在潍坊市生活10年了，今年准备回老家过年。

因为太久没回老家，我准备了很多年货，装了满满一车，不禁感慨，现在的生活条件真好，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。以前家里条件比较艰苦，过年没钱买新衣服，找一身相对干净的穿着过年，年夜饭也非常简单，就是饺子。那时候家里也没有电视，吃完年夜饭，村民们都会到祠堂，围坐在一起聊天、守岁，小孩则聚在一起玩游戏、放鞭炮。

大年初一还没等天亮，大家就开始串门拜年了。有时赶上下大雪，年味格外浓，大家见面互相拱手拜年问好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，热热闹闹。印象比较深的是，拜年的时候谁家能给把花生，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双手去接，然后放到口袋里，等着以后慢慢吃。赶上家庭条件稍微好的邻居，还会给孩子们分压岁钱，一个人2分钱，第一年尝到甜头的孩子们，第二年就会早早地赶到这家，生怕分不到压岁钱。

从初二开始就是走亲戚，家家户户提前用小麦换购好馒头，用包袱包好，走一家留两个馒头。走完亲戚如果还有剩余的馒头，自家人才舍得吃，有的早已干得裂开了花。

现在过年，串门的礼品多种多样，去亲戚家吃饭，鸡鸭鱼肉、水果蔬菜等，满满一大桌子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，也越来越幸福了。

李成军

小时候的糖瓜算是奢侈品

□文/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洪明 整理

我今年60岁，家住昌乐县鄌鄌镇东辛村，记忆里的春节很热闹，特别是忙年的时候。印象比较深的是腊月廿三前，我们村很多人开始“拔和糖”，也就是做糖瓜，然后到集市上去售卖。

每年腊月廿三，家家户户都会辞灶神，让灶神老爷吃完糖瓜多说好话，所以，糖瓜是过小年的必备品。

从秋天开始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挖一个深深的地瓜窖井，选一些容易出糖的地瓜存放起来，一进腊月，人们就用大锅把地瓜煮熟、捣碎，然后装进布袋子，用双手使劲拧布袋子，把拧出的地瓜水用慢火熬煮，成为糖稀。

腊月十五左右，人们开始用糖稀“拔和糖”。先把糖稀放进一个铁锅里，用慢火熬煮，其间要用小木铲不断搅拌，依据火苗大小和糖稀的成色，调整炒锅高度以调节温度。当糖稀达到一定黏稠度，用小木铲挑到两根筷子上，再用筷子拉长，待逐渐冷却下来的时候，将筷子抽走，改用双手拔。此时的糖稀非常烫，操作者需要有极高的技艺，既要眼疾手快，还要注意糖稀的色泽，直到颜色变得金黄，再把糖稀拉成椭圆形的长条，放在案板上，用剪刀切成约3厘米的糖块，稍微调整造型，糖瓜就做好了。糖瓜两头微微翘起，中间是空的，咬一口脆甜，在那个年代，算是奢侈品。

从腊月十五开始，村里人就会带着糖瓜去四处赶集售卖，到了腊月廿三这天，为了避免集中在一个集市上，有的人跑到安丘、临朐的一些集市售卖。

现在，辞灶神的习俗发生了改变，但人们祈求祥和生活的愿望始终没有变。



刘起贤



李梅

过了春节就是农历甲辰龙年，记者采访了四位不同年龄段的市民，倾听他们记忆中的年味。



李成军



张梦琦

属龙人的春节记忆

李梅

犹记得跟姐妹一起啃肉骨头

□文/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梅 整理

我今年48岁，家住昌乐县朱刘街道北庄村，是一所幼儿园的教师。说起春节记忆，最难忘的就是我们姐妹三个在院子里啃肉骨头时的场景。

记得小时候，村里人的生活都很节俭，但是在春节前几天，大家都会大方地购置各种年货。父亲会到集市上买上一个猪头、四个猪蹄以及猪肝、猪肠等。回到家后，他用专门拔猪毛的工具粗略处理一遍，再安排我们姐妹三人用镊子一根根地拔残留的猪毛。这个活虽然很辛苦，但当时的我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心里还美滋滋的，这可是盼了一年的美味啊。收拾干净后，父亲把猪头、猪蹄等一起放进大锅里，母亲则把盐、八角等作料放入，姐姐负责烧火，我和妹妹就站在锅边打闹着，期待着。

随着炉火越来越旺，浓郁的肉香味飘了出来，惹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父亲确定肉已煮烂后，就把猪头捞出放到案板上，将肉从骨头上剔下来，留着春节期间招待客人。我清晰地记得，父亲每次都故意把肉多留在骨头上一些，好让我们能多吃到一点肉。等父亲剔完肉，我们姐妹三人就迫不及待地端着一盆骨头跑到院子里，围在一起啃肉骨头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贴在骨头上的肉吃起来特别香，我吃得特别满足。

现在生活越来越好，再也不用盼着春节才能吃上一顿肉了，而且在我们家，春节的庆祝方式也多种多样，我和妹妹是幼儿教师，都喜欢舞蹈，会和孩子们一起跳舞、自编自导拍摄搞笑视频，甚至还开趣味运动会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地闹着、笑着，我时常会想起我小时候的春节，虽然物质没有现在这样丰富，但那种美好感受会一直留在记忆深处。

张梦琦

从年味“感受者”变成“制造者”

□文/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宇琪 整理

我叫张梦琦，今年24岁，家住奎文区后栾花园小区，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。用现在时兴的话说，我是“e人”，喜欢热闹，春节是我最期盼的节日，尤其是小时候。

那时候父母因工作原因没法陪伴我，我跟着姥爷和姥姥在农村长大。除夕夜，我会跟着姥爷先去家门口挂花灯，再去放鞭炮，然后和家里人一起热热闹闹地看着春晚吃年夜饭。作为“小孩姐”的我是真的很有精神，除夕熬了一夜，年初一凌晨4时就起床跟着姥爷挨家挨户去拜年。拜年最开心的事就是收红包、吃糖果，谁家的糖果好吃，谁家的水果好吃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后来，姥爷和姥姥相继去世，我回到父母身边，年还是照样过，但我已经从“小孩姐”变成了真正的大人，可以一个人去拜年了。

当下，很多年轻人觉得没有年味，我想说的是，感受不到年味是因为我们从“感受者”变成了“制造者”，我们长大了，成为亲人期待见到的人，成为给父母春节红包的人，成为带着弟弟妹妹去拜年的人，成为做年夜饭的人……

因为属龙，所以我格外期待龙年的到来，提前很久就买了很多龙年文创产品，有摆件、纪念章、书签等，虽然掏空了钱包，却让我提前感受到了农历龙年的氛围。今年春节，我因为工作原因没办法去亲戚家拜年，虽然有遗憾，但我觉得年味有很多表现形式，坚守在工作岗位也是一种别样的春节体验。

希望大家都能愉快地度过春节，趁着假期多陪陪亲朋好友。